



雷峯塔傳說

(白娘娘)

謝頌羔編

謝頌羔編

雷峯塔的傳説

白娘娘

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初版

White Lady 白娘娘 (中文本)

◀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▶

著者 謝頌羔

發售處 競文書局
上海愛文義路七九六號

電話三四九六一

經售者 協華圖書公司
天津路二五二號

四樓四八號

印刷者 集成印刷所
北河南路三六五弄

電話四二六〇八

實價每册一角五分

(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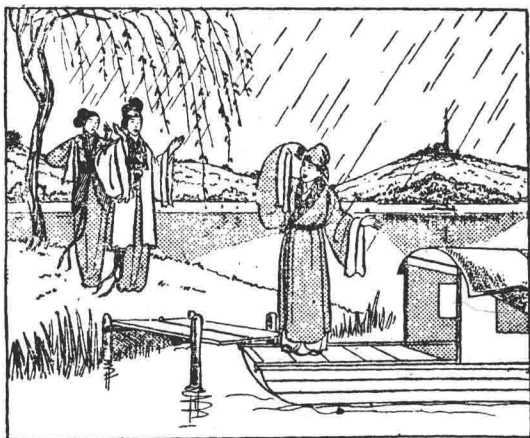
雷峯塔的傳說

(白娘娘)

一

杭州城裏住着一個平凡的平民，名叫許宣，生在宋朝高宗的時代，這位姓許的，年紀祇有二十二歲，在藥店裏作夥計，一年所收入的尙不到百元之數，所以限於經濟，不能夠娶親，但是爲人忠厚，學識雖然很淺，却能賞識：真、善、美、他看見別人的好處，便說好，而且就發生一種崇拜的心理，並不如一些老奸巨滑，常用惡意去揣想別人，他背後也不肯說人長短，所以許宣得以享受了人間的一種幸福，也是許多青年人所願意知道的。

有一天是春光明媚的日子，許宣到西湖邊去玩耍，在歸途中，天忽然下了雨，他向着湖邊一望，却巧有一隻小船在那裏，而且他也認識那船夫，許宣便叫一聲『老張』，老張即刻回答他說：『許先生天下雨了，快上船吧。』許宣上了船，大家正要預備開船的時候，前面忽然有女人的聲音，說道：『船慢些開，讓我們搭一搭。』許宣對船夫說：『老張 前面有兩位女子，不妨慢些，不知她們有甚麼要求？』老張又便把船靠岸，一回兒那二位女子走到船邊，其中一位身穿白衣的說：『對不起得很，我倆被雨所打，已經渾身淋濕了，不知道你們能生一些好心，讓我倆搭你們的船去麼？』老張問她們說：『你們到那裏去？』面上却有一點難色，還是許宣說：『可以的，你們二位女子一定受冷了，快下來，雨大，不如快開船吧！』



「……了冷受定一子女位二們你，的以可」說宣許是還

那二位女子便上了船，船小雨大，大家促膝坐在一起，好像如一家人一般，尤其是許宣覺得那二位女子生得十分可愛，如今風浪頗大，雨又淅淅的打在她們的臉上，恨不得用手去遮住她們，使她們可以得到男子的保護，然而她倆是素不認識的女子，自然不敢如此冒昧了。

那二位女子，一位是穿着白衣，因為她的丈夫死了不到一年，她此次

正是去上墳，這墳是做在雷峯塔相近，還有一位是她的同伴，也可說是她的傭人，年紀還青，穿的是一件青布衣，所以名叫青青。她看見她的主婦如此的孤單，所以自從主人死去以後，青青格外忠誠於她的主婦，她倆好似一對姊妹似的，形影相依，不知道的人，以爲她倆是一對姊妹花呢！

許宣爲人忠厚，坐在船尾，不敢作聲，心中却在想：『如此一對佳人，真是天作之緣，得以在這隻小船中相遇。』心中十分愉快，恨不得那搖船的老張把船停在湖中。那時，他也顧不到雨下得如何大小了。

白衣女郎，爲人機警，很能夠猜透男子心中的事，他便冒昧進言說：『這位先生，姓誰？』許宣紅了臉說：『在下姓許名宣，敢問女士是誰？』白衣女郎笑一聲說：『許先生，婢女薄命，不敢以賤名相告，我的丈夫葬在雷峯塔之

旁，我至今成爲一個孀婦了。」

許宣知道女子的心理，不願意說出她夫家的姓名，同時，也知道她不願意把自己娘家的姓名見告，所以他對她說：「原來如此，那末我暫時稱呼你爲白娘娘如何？」她說：「聽你的便。」

許宣又說：「白娘娘，你的同伴何名？」白娘娘也有些不好意思介紹她的名，還是許宣說：「我們不如叫她青青罷。」白娘娘說：「這就奇怪了，她的名字，本來叫青青，你不是仙人麼，何以一猜便中？」青青也笑着說：「他以爲我穿了青布衫，便如此猜想，竟被猜中了。」大家在舟中說說笑笑，外邊的雨雖然很大，她們在舟中却覺得一團和氣，春色宜人。

老張在船尾拚命的搖船，許宣對他說：「老張雨大風也大，不如把船在湖

中盪漾，我們不一定急於回家的啊！」

白娘娘說：『許先生，你的話說得不錯，不過，老張也許要回去吃夜飯，不如慢慢的搖，那末一來可以省力些，二來，大家可以早些回家。』

許宣問：『白娘娘，你的家在何處？』

白娘娘也有點難爲情，起初不肯直說，後來，便告訴了他說：『奴家在箭橋雙茶坊巷口，若不嫌唐突，得便請到舍間來玩玩。』青青在旁插入說：『許先生，不妨常來走走，我家少奶奶心中常常納悶，你們男子心中開懷，也許能使她快樂一點。』

以上的話，都是在船中說的，沒有旁人聽見，祇有搖船的老張一個人聽見。

老張也是個忠厚的長者，他知道青年的男女一碰到，尤其是在雨中舟內的談話，自然是更加熱烈，含着幾分電力，他心中暗暗的思忖道：『這樣的談話，如果給那些自命爲道學先生，或是給一些佛門的法師聽見，也許要給他們大罵一頓了。』

然而許宣很熱烈的思忖，如何利用這寶貴的雨天，他竭力的設法延長這種天造地設的機會，使這兩位女子能多一刻與他在一起。他便對老張說：『風大，雨也大，不如少用些力吧。』

白娘娘笑了起來說：『許先生，那末，你去助他一臂之力吧。』

許宣把船划搖着，在水中划了幾划便中止了，同時却希望着船不前進，他們可以多談一些天。

許宣問白娘娘說：『你的丈夫生前做些甚麼事？』

白娘娘說：『我的丈夫是做官的，不過是一位小吏，所以沒有甚麼名氣，不過他爲人中正，是一位好官啊！』

許宣說：『可惜，他人已不在了。』

青青在旁說了一句：『許先生，可憐，我的主婦常常悲痛，因爲她不能再與她的丈夫會面，因此她時常上墳。』

許宣不作聲，外邊的風雨打斷了他的思路，他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安慰她的話，若是多讀些書，也許可以說出一番大道理來，叫白娘娘心中得到真的安慰，但是，古代的教育不十分普遍，許宣所能夠給她的便是一些普通安慰的話。不過在白娘娘看來，已經感到十二分的如意了。

船將要靠近岸了，天忽然又一變，遠遠的忽然發出雷聲，這使白娘娘和青驚駭萬分，她們不自主的貼近許宣，那時許宣也不自主的用二隻手臂庇護她們，似乎表現着他能夠抵抗一切橫暴的雷霆。

最後，船到了湧金門，許宣挽了二位女子上岸，並且替她倆代付了船資，白娘娘覺得難爲情，同時身邊恰巧沒有錢，祇得讓許宣代付了，不過她對他
說：『你有便請過來，到舍間一走，我要還你船錢。』

許宣說：『不要客氣。』便辭了她倆獨自回家去了。

二

在路上，許宣也不管有雨，沒雨，儘着他的脚力，向前進，他心中却時起

時伏，生出一種電力來，這就是現代的人所謂「愛情」，他自己還不知道那是「愛情」，他祇知道一件事，如今感覺到人生的孤單，沒有白娘娘在身旁，生命是何等的沒價值。

走了不多遠，許宣遇着他的家人，拿了雨傘來接他，許宣方始知道下雨，而且雨很大，他便拿了雨傘在那兒停了一回，揩揩自己身上的雨水。

奇怪，白娘娘正在那兒走過，他倆又遇見了，白娘娘身上已經很濕，鞋兒也如同沒有穿，腳上覺得很寒冷。

許宣忙對她說：『這裏有傘，我可以借給你用。』

白娘娘說：『謝謝你，我已經先打發青兒去拿傘，不久，可以拿來的，我因為腳冷，身上發顫，所以走來走去，希望不致患傷風。』



他倆在雨傘下走過去

許宣說：「那末，我可以送你歸家，他一壁說，一壁便把雨傘送上去。白娘娘不好意思推却，便拿了那雨傘，同時又對許宣說：『請你也來，雨傘很大，可容二人。』」

他倆在一頂雨傘下走過去，不久便到了她的家。這裏我毋庸述及許宣的情感，當他倆在一頂雨傘行路的時候，許宣的心是何等的熱烈，他想，『這樣的生活是何等的美妙。』他願

意照這樣兒再走十里路。

其實，白娘娘何嘗不感到與許宣同用一把雨傘的樂趣，兩個青年男女處在一頂雨傘之下，是象徵有共同的生活，是任何有靈魂的人們所願意嘗試的，不意他倆在無意中得到了。

不過在街上，也有些行人看見他倆如此的行爲，認爲太失體統，同時他們並不認識他倆，也不知道他倆是二位素不相識的路人。如果給他們知道了，也許會馬上惹出一些謠言來，因爲古代的人們對於男女的關係，是沒有健全的觀念的。

他們到了白娘娘的家門口，那時青青也走出來迎接他們。白娘娘便請許宣到她家中坐一下，並且可以吃一些茶。

許宣道：『不早了，不如歸罷！』

白娘娘覺得不便多請，所以不說甚麼，還是青青央求說：『過門不入，也不是大丈夫的行爲，許先生進來稍坐，是沒有關係的。』

許宣走了進去，看見白娘娘的家庭整理得十分清潔，門前掛着古雅的朱紅簾子，廳堂上排着十二把黑漆椅子，二邊又掛着古雅的名人山水，確有官家的風氣，同時，白娘娘對許宣說：『請坐，我到房內去更衣，馬上就可出來陪你。』

青青已經泡上一碗龍井茶，許宣因爲受了些寒，所以飲了一碗，又飲一

碗，茶味似乎特別的清香。

不久，白娘娘從內房裏出來了，她換上一件淡白的綢衣，面上略爲有點紅色，比在雨中看見時更爲美麗悅目。許宣很覺她是一位可愛的女子，所以現出一種徬徨不安的神情，便站起來說：『白娘娘我如今要告辭了。』

白娘娘說：『我更衣出來，願與你談談，豈知你馬上要去，豈非令人失望嗎？』

青青在旁也說：『我已經將晚飯燒好了，不如此吃飯吧！』

許宣不說甚麼，便坐了下去。白娘娘笑着道：『青青，你去把那雙緞鞋給許先生更換，他的鞋一定是濕了。』

許宣說：『不敢，不敢。』話未說完，青青已經把那雙主人的緞鞋，拿來